

■工友情怀

黄姐

□郝欣文/图

8年前，我从《石景山报》编辑部调到新闻科，当时科里共有四个人，我年过半百，其他同志都是二三十岁。科长黄丽君快人快语：“您是大人我们都是孩子，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您就帮我们坐镇、把把关，跑腿儿的事归我们年轻人。”从此，我们开始了愉快的合作，直至3年前她调任街道办事处副主任。在此期间，大家相处融洽、配合默契，新闻科形成了团结协作的良好氛围。

性格开朗、热情健谈的黄丽君，在开展与新闻媒体的通联工作中得心应手。通过电话加强联络，及时沟通新闻线索，邀请记者前来采访，开着“桑塔纳”迎来送往，很快她就和新华社、北京日报等十几家媒体的记者打成一片。遇有大事小情找她帮忙，只要力所能及，她都会当成自己的事去办，颇有几分“大姐大”的范儿。因此，混熟了的记者们不论男女，不分大小，对黄丽君官称“黄姐”。

俗话说，人心换人心。遇有区里的重大新闻，“黄姐”的一圈儿电话打完，媒体的兄弟姐妹都会按时赶到，新闻报道效果好的超乎想象。在宣传部，“黄姐”说话也比较好使，因为她以诚相待、热情似火，没成家的她牵线搭桥找对象，要结婚的她送个红包添喜气，抱上娃娃的买个

玩具表心意。

从上军医大算起，有十几年军龄的黄丽君，在部队中养成了雷厉风行、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。在处理突发事件的新闻应急工作中，别看她是女同志，只要接到区应急办的通知，不管是数九隆冬、盛夏酷暑，还是周末假期、凌晨夜晚，她都会第一时间，从办公室或往返十多公里远的家里，赶往突发事件现场，了解情况、分析原因、接待各媒体的新闻热线记者，这工作她干了好几年，直到走上新的岗位。

10年前转业到区委宣传部，已是副营职主治医师的黄丽君从头干起，在办公室做内勤。隔行如隔山，行政事务繁杂琐碎，到了年终，财务收支、文件清理、党报党刊发行……更是忙得不可开交。当过兵的她迎难而上，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儿，虚心求教、努力钻研，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，从热情为官兵解除病痛的女军医，转型为行政机关工作的多面手。



右1为作者的哥哥，右2为作者

■家庭相册

别样的半年节

□朱旭文/图

农历六月六，在我们这里是个月节，叫半年节，不少人家要放鞭炮、烧纸。不过，过六月六的重头戏，要数吃羊肉了，几乎家家户户都吃，因为在这里有“六月六，吃羊肉”的习俗。有一年，我们家却吃了一回野兔肉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半年节前一天，我和哥哥跟爷爷来到一片山坡。一排排梯田建在山坡上，其中一块是我家的责任田，我们仨人翻地挖秧子。我和哥哥每人各持一根长木杆子，把地瓜的枝蔓从主根的一侧翻到另一侧去，爷爷跟在我们的后面用锄头锄草。我们正干得热火朝天，突然一只野兔闯了过来，我大喊一声：“野兔子！”哥哥急忙弯腰捡起一块石头，用力掷向野兔。野兔慌不择路，就窜进了梯田下面用来排水的隧道。哥哥对我高喊：“弟弟，你从上头钻，我从下头钻，咱们来堵这只兔子。”

我和哥哥猫着腰，分别从两头钻进了隧道。我们低着头，双膝触地，向前爬着。野兔看见哥哥堵截它，就掉头跑来，我双手一挡，野兔又掉头跑去。哥哥果断地伸出右手，紧紧地按住了野兔的脑袋，然后死死地攥住野兔的耳朵，把它拉出了隧道。

到了隧道口，爷爷接过哥哥手中的野兔，左右开弓，用手背连砍数掌，野兔便断气了。

回到家，爷爷剥去野兔的皮，掏出内脏，拾掇干净。母亲说：“明天就过半年节了，先把兔肉浸在凉水里，去去土腥气，明天弄了吃吧。”

第二天，母亲剥好兔肉，下锅。不一会儿，锅里就钻出诱人的香气。兔肉终于出锅了，我和哥哥迫不及待地下了“两双半（方言，就是不使用筷子，而直接用手取食）”。野兔肉吃在嘴里，味道鲜美，满口生香。一家人围坐在桌旁，津津有味地啃着兔肉，显得其乐融融。

这个半年节过得好特别、好开心，至今我还记忆犹新，念念不忘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平时日子过得就像白开水，突然加了些糖，让人增添了意外惊喜，生活也就变得有滋有味起来。

■图片故事

父亲和他的“学员”们

□冯炜文/图

父亲从部队转业回到老家后，曾经在县城的印刷厂工作过一段时间。

父亲自年轻时就爱好书法，他利用工休时间潜心研究清代散文家、书法家张裕钊书法，经过多年的刻苦练习，父亲的楷书和美术字写得很漂亮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县里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地方产品展销会，全会场的产品介绍展示牌都需用人工书写，任务艰巨繁琐，需要的人手很多，县政府就从全县的企事业单位抽调书法爱好者，召集到县招待所集体“攻关”两三个月，而每次都会通知到父亲。

当时，我还在念高中，周日时我会跑到父亲他们工作的地

方，安静地呆在父亲身边，看他写字。这些人当中，数父亲的岁数最大，大家都尊敬地称父亲为“老师”。父亲也不负众望，他带领着大家一起张罗，认真指导年轻人做好美术字笔画处理，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与大家分享。从布置展览，组织开幕式到撤展，他都亲自过手，确保了展销会次次圆满成功。当时，被抽调来的这些书法爱好者，多数是企业生产一线的职工，搞展会时每天加班加点地辛苦工作，并没有额外的工资，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抱怨，相反的，他们都把展会看成是极好的学习机会。通过一次次的产品展销会，父亲和这些书法新秀的书法功底更加深厚，



吴桥县地方产品展销会
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90.10.28

积极推动了全县书法工作的蓬勃发展。

每一次地方产品展销会结束后，父亲和他的“学员”们都会合影留念。这张照片是他们最后一次合影，因为从那以后，展销

会的展牌不再人工书写，都是用电脑打的字了。

岁月荏苒，时光如梭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他们那种顽强坚韧、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依然时时激励着我奋力前行。

■青春岁月

军帽军挎军时代

□陈玉霞文/图

一顶军帽和一个军挎，那可是我少女时代的最爱。

记得我的第一顶军帽，是当兵的哥哥送给我的，当时我正在一个山村里插队。那天，当我戴着军帽回到知青点时，不知不觉的身后的男女伙伴跟了一串，无论到哪儿，我都觉得很风光。不久，当我和同伴进城后走在大街上时，突然觉得有股冷风吹来，不由得回头一看，有个黑影突然

向我扑来，当我省悟过来时，才发现我的军帽不翼而飞了。没想到就在我伤心的哭的时候，我们知青点的一个男知青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说：“给你军帽，我给你抢回来了。”我一看他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手上还流着血，当场就忍痛割爱地把那顶军帽送给他。当时那位男知青激动得都流泪了，不停地念叨着：“这下可满足他的心愿了……”



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他是为了满足一个得了绝症的知青的心愿。再后来，那位男知青就把他的一个心爱的军挎送给我，当我每天挎着那个崭新的军挎出入在我们知青点时，竟然成了男女知青最眼馋的一道美景。

从知青点进入工厂后，当时在姑娘中最时兴的择偶标准是：“一兵、二干、三工人。”如果要找是能找个穿四个兜的军人，那

就更是一种身份和荣耀。有一年厂里进行基干民兵军事训练时，我们女民兵连的年轻教官，是从县武装部请来的一位穿四个兜的现役军人。在一开始的军事训练时，只要是教官喊一声“立正”，训练场上的姑娘们，那齐刷刷的目光，火一样在年轻教官的脸上聚焦；到射击训练时，不少姑娘又都争着让教官手把手地教她，曾多次弄得教官不好意思下不来台。武装部长发现后，就向大伙透露了年轻教官的内幕：“我说姑娘们呀，你们就别打人家刘教官的主意了，人家早已经是孩他爸了。”顿时让满腔热血的姑娘们，换来了一盆冰水。